



長短經卷第六

三國權第十九 蜀 吳 魏

論曰臣聞昔漢氏不綱網漏兇狡袁本初虎視河朔劉景昇鵲起荊州馬超韓遂雄據於關西呂布陳宮竊命於東夏遼河海岱王公十數皆阻兵百萬鐵騎千群合縱締交為一時之傑也然曹操挾天子令諸侯六七年間夷滅者十八九唯吳蜀蕞爾國也以地圖案之纔四州之土不如中原之大都人怯於公戰勇於私鬪輕走易北不敢諸華之士角長量大比才稱力不若二袁劉呂之盛此二雄以新造未集之國資逆上不侔之勢然能撫劍顧眄與曹氏爭衡躍馬指麾而利盡南海何哉

則地利不同勢使之然耳故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  
古語曰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故曹丕臨  
江見波濤洶涌歎曰此天所以限南北劉資稱南鄭為  
天獄斜谷道五為百里石穴稽諸前志皆畏其深阻矣  
雖云天道順地利不如人和若使中材守之而延期挺  
命可也豈區區艾濬得奮其長策乎由是觀之在此不  
在彼於戲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故不盡知用兵之害  
則不能知用兵之利有自來矣是以採摭其要而為此  
權耶夫囊括五湖席卷全蜀庶知害中之利以明魏家  
之略焉

蜀

天帝布政房心致理叅伐叅伐則益州分野以東井南  
界東井南股距星連鉞者是也紫星度在叅右足玉按  
井所銜星是西距星即叅中央三星西第一星是  
職方則雍州之境據禹貢則梁州之域地方五千里提  
封四十郡實一都會也常璩國志云蜀其卦直尚坤故味  
詩稱文王之化被于江漢之域有文王之故古稱天府  
化焉秦幽同詩秦蜀同分故有夏聲云之故古稱天府  
之國沃野千里其有以矣王莽末公孫述據蜀陽扶風  
茂陵人也王莽時為導江卒正治臨邛及更始立豪傑  
各起其縣以應漢南陽人宗成略漢中商人遣使亦起  
兵於雒縣自稱定漢將軍以應成略漢中商人遣使亦起  
等至於成都虜掠暴橫述意惡之召縣中豪傑謂曰天下  
同苦新室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  
姓無辜而婦子係獲矣室屋燒燔此寇賊非義也吾欲  
保郡自守以待真主諸卿欲并力者即留不義者自便  
豪傑皆叩頭願死於述乃使詐稱漢使而擊宗成方去  
等假述別遣弟恢於綿竹擊更始所置益州刺史張宗成  
忠

又破之由是威益部功曹李熊說述曰方今四海波蕩  
震益部者也匹夫橫議將軍割據千里地什湯武若奮發威德以投  
天隙霸王之業成矣今山東饑饉人民相食兵所屠滅  
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穀而  
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幹器械之饒不可勝用  
又有魚鹽銅鐵之利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  
之隘東守巴郡拒捍關之口地方數千里戰士不下百  
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  
以闢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  
資今君王之聲聞於天下而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即  
大位使遠人有所歸依能述曰帝王有命吾何德以當之

當之王何疑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為天子號成家色  
尚白使將軍侯丹開白水關北守南鄭將軍任滿從自  
更始敗後光武方事山東未遑西伐關中豪傑多擁眾  
歸述其後平陵人荆邯見東方將平兵且西向說述曰  
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隗囂遭遇運會割  
有雍州兵強士附威加山東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爭  
大命而返欲為西伯之事偃武息戈早辭事漢喟然自  
以文王復出也今漢帝釋關隴之憂專精東伐四分天  
下而有其三使西州豪傑咸居心於山東發間使招攜  
貳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天水既定  
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給三

入江關諸縣皆為蜀刺客所殺漢并將拔其軍遣入捷為界  
成都市橋陽武但堅諸小都城皆降光武戒與爭鋒若十  
萬眾不可輕迫之須去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將步騎不  
敢來攻轉營迫之去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將步騎不  
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將步騎不  
使副劉尚將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將步騎不  
大驚讓尚曰賊若急引兵還公而大詔書未攻尚果破公聞之橋  
敗矣幸本漢無他者急引兵還公而大詔書未攻尚果破公聞之橋  
將謝豐不出多樹幡旗別將劫劉尚不都得相救漢兵與尚  
日不豐出多樹幡旗別將劫劉尚不都得相救漢兵與尚  
謝豐不出多樹幡旗別將劫劉尚不都得相救漢兵與尚  
其宜於必引還廣而擊之武自將救漢兵與尚  
十里悉步騎之戰當值其公武自將救漢兵與尚  
述戰於廣都間八戰八捷遂破之尚公武自將救漢兵與尚  
帛募敢死士五千八百人戰當值其公武自將救漢兵與尚  
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以配漢延岑軍於市橋偽建旗幟鳴  
馬尾得食並乃自將兵出以配漢延岑軍於市橋偽建旗幟鳴  
士不食並乃自將兵出以配漢延岑軍於市橋偽建旗幟鳴  
成都述出戰兵敗被刺洞曾死夷述妻子焚其宮室軍至

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之變臣之愚計  
以為宜及天人之望未絕豪傑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  
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  
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今延岑出漢  
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無有大  
利述以問群臣博士吳柱曰昔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  
出師于千里之外以廣封疆者輒曰不令東帝無助而寸  
之柄驅烏合之眾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  
爭功而坐談武王之迹夫創首事有為西伯也乘時與之  
援旌糾一假制明神迹夫創首事有為西伯也乘時與之  
於孤禦堂于明神迹夫創首事有為西伯也乘時與之  
兩郡禦堂于明神迹夫創首事有為西伯也乘時與之  
方之傑功則顯業謝則豐足懷者百識其也勢區區終  
者或未聞焉若命會待運敵非天生力迴成喪而為棲其  
也述不聽邯計光武乃使岑彭吳漢伐蜀破荆門長驅



三詣亮於草廬之中屏人言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  
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行於天下而智術淺  
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意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  
荅曰自董卓已來豪桀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  
操比於袁紹名微而衆寡然遂能剋紹以弱為強者非  
唯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  
諸侯勤王此之謂也莫如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  
東已歷三代國險而民附賢能為用此可與為援而不  
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江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  
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  
州險塞沃野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

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卹智能之士思得明后將  
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惣覽英雄思賢如渴若  
跨有荆益保其嚴岨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結好孫權內  
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  
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不箪食壺漿以迎  
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時曹公破  
荆州先主奔吳先主曰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荆州威  
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英雉也關羽張飛  
皆萬人敵權必資以禦我難解勢紛備資以成不  
可得殺之權果多與備兵以禦我難解勢紛備資以成  
聞曹公征荆州遣別駕張松以請太公益州刺史劉璋  
一走先主之功而叛者九國曹公於高而居之以讓  
勤之於其數十年之內於人功高而居之以讓勢尊而  
君子勞謙日灰慮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讓勢尊而守

驕矜之卑有哉然後君子能以其富貴保其不能遂兼福天下也何備  
用亮計結好孫權共拒曹公於赤壁破之曹公北還權  
乃以荆州業備周瑜上疏諫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關  
愚謂大計宜徒置兵盛為築室多其美女玩好之物以  
娛其耳目此三國各置一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壇場大  
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壇場大  
恐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  
攬英雄故龐統說備曰荆州荒瘡人物單盡東有兵孫  
不納也

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人強戶口  
百萬郡中兵馬所出畢具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  
定大事備曰今拍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  
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  
耳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統曰權

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無弱吞昧五伯之事逆取  
順守報之以義各事定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  
取終為人利耳備乃使關羽守荆州欲自取蜀時孫權  
備欲共取蜀日米賊張魯若操得蜀則荆州危矣操今  
益州劉璋不魯首尾相運一統兵雖有十操無所先攻圖  
取璋進討張魯首尾相運一統兵雖有十操無所先攻圖  
也或說備曰若為兵先駐進未克蜀返為蜀地所乘則  
主簿殷觀曰從之距荅權虛曰益州民富國強若地阻險  
劉璋雖弱以自守張魯虛曰益州民富國強若地阻險  
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今取操舉不失利此若暴師  
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戰今取操舉不失利此若暴師  
將飲馬滄海觀兵於吳而同事今取操舉不失利此若暴師  
操使敵乘其隙非計也劉璋聞曹公向漢中討張魯內  
懷恐懼別駕張松說璋曰曹公兵強無敵於天下若因  
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而曹



公之深讎也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強曹公  
雖來無能為也璋然之遣法正迎先主將軍黃權諫曰左  
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以客禮待之則一國不容二  
君若客有太山之安則主有壘邦之危願且閉境以待  
河清時劉巴亦諫曰備雄傑人也虎於山林也璋並不  
聽先主與璋會涪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為璋北征漢中  
統復說備曰陰選精兵晝夜無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  
又素無豫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揚懷高沛  
璋之名將各杖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賤來諫璋使發  
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  
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  
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

向成都此中計也返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  
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  
初張松法正見備備以私意接納盡其殷勤因問蜀中  
兵器府庫人馬眾寡及諸要害松等具為言又畫地  
圖處置山川由是盡知益州虛實先主北到葭萌未即  
討魯厚樹恩德以收眾心益明曹公征孫權權呼先主  
自救備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救權璋但許  
兵四千其餘皆半給備因激怒其眾曰吾為益州征強  
敵師徒勤瘁不遑寧居今積帑藏之財而怯於賞功望  
士大夫為死力戰其可得乎乃召璋白水軍督楊懷  
責以無禮斬之使黃忠等勒軍向璋其城璋所遣將皆  
破敗即斬懷等自葭萌南還取璋時鄭度說璋曰左將  
軍襲我兵不滿萬士眾未附野穀是資計莫若盡驅巴  
西梓潼人內涪水以西其倉稟穀野一皆燒除高壘深  
溝靜以待之彼請戰不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

走走而擊之則必禽矣璋不用度計先主遂長驅所過  
必克而有巴蜀劉備乎劉備於用蜀丞每戰必敗曰劉備其不濟  
圖人蜀雖小國險固塞獨守之國難卒并也微士何變傳以  
幹曰劉備寬仁有度飛關羽而力諸葛亮達人知之敵  
正而有謀而為仁者飛關羽而力諸葛亮達人知之敵  
而為將此三圍成數人羽而力諸葛亮達人知之敵  
何為不濟先主與士卒約曰城中日也璋分賜將士豐樂  
先主置酒大饗士卒約曰城中日也璋分賜將士豐樂  
帛初攻劉璋與士卒約曰城中日也璋分賜將士豐樂  
馬及拔成都士眾皆曰易耳但當直百錢取寶物軍無豫  
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易耳但當直百錢取寶物軍無豫  
為官市備從之數月間府庫充實先主領益州牧諸  
葛亮為股肱之法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所授用也許靖  
糜竺簡雍又為賓友謀關羽張飛馬超為益州牧諸  
壹費觀等璋之友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所授用也許靖  
巴者宿昔之忌恨也皆顯任盡其器能排擯也劉  
士無不群臣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諸葛亮曰昔吳  
覺勸也群臣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諸葛亮曰昔吳  
漢耿純等勸世祖即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

言曰天下英雄喁喁莫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  
歸求主無為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  
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即帝位乃  
其宜也士大夫久勤苦者亦望尺寸之功名如純言耳  
先主於是即帝位南譙數有黃勸進云臣父群未亡時西  
時有景雲祥風從西竟東應星常而義州以之上方漢初  
中其數如迺年太歲星鎮星相追近有天子年  
出五方如迺年太歲星鎮星相追近有天子年  
興五星從星候其歲星義漢位常復州以之上方漢初  
法常以歲星候其歲星義漢位常復州以之上方漢初  
許帝尚存故詳下主當有聖主起於此西州以之上方漢初  
胃昂昂存故詳下主當有聖主起於此西州以之上方漢初  
願大胃昂昂存故詳下主當有聖主起於此西州以之上方漢初  
漢中魏應天順人網經曰帝業以處寧海內消亡時曹公拔  
懼海外紹魏應天順人網經曰帝業以處寧海內消亡時曹公拔  
傳檄而定劉備人中劉表九望度而破膽得蜀日推此而震前未附

人心震恐其勢自傾因其關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  
之諸葛孔明之據險守要不可犯矣今時不取必有不後  
憂太祖不以撫居七日蜀降者言蜀中驚擾雖斬之猶不  
禁太祖又問曰蜀不可動也伐不法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  
對曰今以小安不可動也  
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  
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力不足也將內有憂逼  
故耳今算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率舉眾往討則必尅  
之尅之日廣農積穀觀豐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堯  
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境拓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  
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  
率諸將進近漢中正亦從行先主自陽平南度沔水緣  
山稍前於定軍山作營淵將來爭其地正曰可擊矣先

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遂奄有  
梁漢時魏使夏侯惇鎮長安蜀將魏延就諸葛亮請兵  
從襄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以襲長安亮不許  
魏略曰夏侯惇為安西將軍鎮長安諸葛亮於南鄭與  
群下計議延曰糧可支十萬石到郿與亮亮曰亮不許  
延精兵五千不過十日可到郿與亮亮曰亮不許  
安唯有一相御史京兆太守橫門郿與亮亮曰亮不許  
比東則一舉而取隴右萬全必亮而無虞故懸亦不足  
如阻道可亮出而取隴右萬全必亮而無虞故懸亦不足  
從延阻道可亮出而取隴右萬全必亮而無虞故懸亦不足  
也延阻道可亮出而取隴右萬全必亮而無虞故懸亦不足  
不盡其後吳孫權襲關羽取荊州鎮守荆州劉備已才  
拜漢昌太守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鎮守荆州劉備已才  
璋上流其勢難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鎮守荆州劉備已才  
陽如遊兵萬人難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鎮守荆州劉備已才

及臣澄參於曰朝陳心通是此十國前以存時孤漏聞  
郎温江列太昔廷氏之意吳行萬今緒幼復天豎凶善  
近通許精平高天之規故主也衆授未冲祖下敢慝積  
郊致願之今宗覆効出屈孫伐董之有繼業無尋董者  
頻情與炳陸以之然無卿權其督以攸統誕王亂卓昌  
蒙好有耀下諒惠諸專行請元元旄濟鴻膺則階造禍  
勞陸道遐以闇推葛對人之出吳弔龔之甚懼習不命神蕩喪  
來下平迹聰昌亮之見用義恐使諸張殘天伐之諸傳于越更畿今  
以敦一望明殷之祚心計懼受命葛温人除以葛專丞相而國昭物階也曩  
榮崇宇風之祚必數無命葛温人除以葛專丞相而國昭物階也曩  
自禮內莫姿於必數無命葛温人除以葛專丞相而國昭物階也曩  
懼義委不等中無疑知老受明蜀如舊專命相而國昭物階也曩  
蜀不心忻契與疑知老受明蜀如舊專命相而國昭物階也曩  
使便協賴往成貳神延辭不權詔寧命相而國昭物階也曩  
馬恥規吳古王温慮譽也知謂書亂之弘嬰未烈世禍曩  
良忽有國惣以至屈之對吾温律克權毅祖竭皇濟竊者漢  
使臣如勤百幼蜀仲功曰所曰令復統忠宗早帝其執漢  
吳自河任揆於隆闕宜無入與不也都步忘重遐演當衡中  
良入水旅於隆闕宜無入與不也都步忘重遐演當衡中  
謂達使力良周拜加子無曹宜在騎身光殂文此子微  
亮境下清佐德章受產腹氏遠先二憂戴朕武之丕網

至軍曉東所將及若當宜欲委還羽將江於圖郡徹故備  
矣者兵下殺潘羽密還董討羽威還士邊構計可備也南  
後為機與也璋屯而護昭關而羽降家道屬侯中果而盡常蒙  
七敵豈孫先內不其曰羽露城軍自即問路皆盡使信羽赴有上  
日所有權主羽猶交圍事効父無權撫縛白之可襄病疏  
權禽七交怒吳豫權得尚乞子恙使慰之衣稍禽陽乞曰  
破此百戰吳伐之去志解期漏獲待與約故檣兵遂軍象討  
於忌營柵敗績遜計獲合令孫于相軍不商樊病江建而  
夷孫可連營七還至破江上利宜有之時蒙得知服行權夜以留  
陵權以營七還至破江上利宜有之時蒙得知服行權夜以留  
書上距七敵百餘至包里永安而崩臨書相聞言使無使有盡至伏蒙空羽蒙  
今乎餘至包里永安而崩臨書相聞言使無使有盡至伏蒙空羽蒙  
後包里永安而崩臨書相聞言使無使有盡至伏蒙空羽蒙  
主原謂而崩臨書相聞言使無使有盡至伏蒙空羽蒙  
禪隰群阻臣崩臨書相聞言使無使有盡至伏蒙空羽蒙  
即位險曰帝初沮於圍其上之魏心使求羽所精陰則之其  
朕詔為不備文吳中弊即是云皆人取及置兵與南必後

曰今銜國命穆二家本為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  
自為文良即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華而  
豕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大待之也丞  
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大待之也丞  
相諸葛亮慮權聞先主殂有異計乃遣鄧芝脩好於權  
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自表請見權語芝曰孤誠願與  
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逼為魏所乘不自保全  
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士大王命世之  
英諸葛亮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  
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無并天下返可昂足而立此  
理勢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  
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其不從則奉辭伐叛蜀必順  
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

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絕魏與蜀連和時司徒華歆司  
空王朗等與諸葛亮書陳天命欲使舉國稱蕃亮不答  
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  
勢卒就湯鑊為後來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為幸  
滅在君子孫而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  
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以徒懷文藻煩  
勞翰墨大雅君子所不為也又軍志曰萬人必死橫行  
天下昔軒轅氏挈卒數萬制四帝定海內況以數十萬  
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亮死後魏令鄧  
艾伐蜀蜀兵敗後主用譙周策降魏議曰國君為社稷  
則亡譙周勸後主降魏可乎孫盛曰春秋之義國君死  
社稷亡鄉大夫死位况稱天子而辱於人乎周調萬乘之

丑為星紀吳越之分上應斗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今

夫黃驅驚其士也城五也赴中入郡軍奔  
道權不波郊衡宋剋百自義譙尚城雄尚  
狹稱過之境曰使之人將軍又遁信勝為  
路曰百難之夫朱璩聞內三千枝益州刺史毛璩于成都王至宋義熙  
峻可艦雖接蜀齡石滅之此蜀國形也還至成都為使將約奔拒兵振約  
壁以故有重蓋蕃援之與國而長之吳蜀滅則吳蜀為縱主將約奔拒兵振約  
如往劉氏師積險之此蜀國形也還至成都為使將約奔拒兵振約  
兩難以之百陸啓行不穀之過千徑夫川之則吳蜀為縱主將約奔拒兵振約  
鼠聞反此陸公譬之過千徑夫川之則吳蜀為縱主將約奔拒兵振約  
於穴兵之譬之過千徑夫川之則吳蜀為縱主將約奔拒兵振約  
將勇者勝也古其勢艦流亡也信黨反州拒兵振約奔拒兵振約

迭大任不遠種獲使鳥懦有忿驕師必自舟夜鄙有理君  
有駭閣藏乎不哉懷窳夫云忿情老亡然檝郎以土不偷  
勝遂趙本亦禪苟終之事遽之自卒虞魏從據土後之盡苟  
負並等特晉既存能志不濟因虜昭屈之之州狹是縱者亡  
冬反及子驤李主計功觀古燕齊復荆越復之為人田代欲追何國如步帝一之矣  
十歸立驤見特周實譙周臣之言何類基之天國壯石以因舟寄之此卒霍戈自戰以  
月特侯王書復據蜀臣之言何類基之天國壯石以因舟寄之此卒霍戈自戰以  
雄益州一悉改蜀初方之何類基之天國壯石以因舟寄之此卒霍戈自戰以  
與州人改蜀初方之何類基之天國壯石以因舟寄之此卒霍戈自戰以  
朴牧其購弟許以敢重斬六郡人頭見首李遂特夫可向懸立生為攻則於將收鎮東未之  
泰羅尚官許以敢重斬六郡人頭見首李遂特夫可向懸立生為攻則於將收鎮東未之  
金鞭遣隗伯重賞六郡人頭見首李遂特夫可向懸立生為攻則於將收鎮東未之  
秦雄於人頭見首李遂特夫可向懸立生為攻則於將收鎮東未之

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皆吳之分野  
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強  
也保持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國有道則後服無道則先叛  
故傳曰吳為封豕長蛇荐食上國為上國之患非一日  
之積也漢高帝時淮南王英布反壽州是也反書聞  
上召諸將問布反為之奈何汝陰侯滕公曰臣客故楚  
令尹薛公有籌策可問初滕公問令尹曰是故當  
而賞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王之  
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  
故反上乃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恠也使布  
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  
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中下計

令尹曰東取吳是蘇州西取楚是荆州并齊取魯齊青州  
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持久之策上計也  
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  
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一議曰長驅入洛以決何謂  
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  
而卧漢無事矣桓譚曰自廣江表無窺中原之計也  
法之多類也及為之工者遂基絕張置以會圍或因是兵  
成多須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絕遮要以爭便求利於小  
狐疑亦不計如察薛公之言上計取吳楚并魏塞成臯據  
趙倉此此趨道地之謂中計也下計取吳楚并魏塞成臯據  
臨越北此此趨道地之謂中計也下計取吳楚并魏塞成臯據  
計上曰何為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鄆山之

徒也自致萬乘之國此皆為身不顧其後為萬世慮者  
故曰出下計上曰善果如策乃封薛是後吳王劉濞以  
子故而反初發也其大將祿田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  
竒道難以就功臣願得竒兵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  
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竒也吳王太子諫  
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人亦且反王吳王不許  
其少將桓將軍復說吳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阻漢  
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宜弃去疾  
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之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  
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車騎  
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王問諸老諸老曰此年少摧

鋒之計耳安知大慮吳王不從桓將軍之計乃自并將

其兵漢以太尉周亞夫擊吳楚亞夫用其父客計遂敗

吳客計在淮南王劉安怨望其父厲王長死謀為叛逆

問伍被曰吾舉兵西嚮諸侯必有應者即無奈何被曰

南收衡山衡州以擊廬江廬州有潯陽之船守下雒之城江在

夏縣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洪州強弩臨江而守以

禁東郡之下東收江都揚州會稽越州南通勁越屈強

江淮間猶可一舉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未得發會事

泄誅至後漢靈獻時閹人擅命天下提契政在家門進何

謀誅閹宦太后不從進乃召董卓京師以脅迫太后  
密令卓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乘寵濁亂海內昔  
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輒鳴鍾如洛陽計讓  
等罪卓未至進敗及卓到遂廢立天下亂矣議曰家門



也大夫時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袁術得據其  
郡堅與術合縱欲襲奪劉表荆州堅為流矢所中死劉  
表據荆州也聞江南北賊盛謂荆越等曰吾欲不  
集其策焉出對道行百姓歸之如也附趨下何患不  
不表也苟仁無謀宗賊貪暴為下所患若示之以必  
附表術勇而誅其無道撫而用之樂存之必封負  
以眾來君士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八郡可傳檄而  
而等兵強無能孫堅死子榮領其部曲擊揚州刺史劉  
術也後果也孫堅死子榮領其部曲擊揚州刺史劉  
為也後果也孫堅死子榮領其部曲擊揚州刺史劉  
繇破之因據江都榮無道術將欲僭號與書諫曰昔董  
農天子播越宮廟焚毀是陵虐王發憤沛然俱起而  
河孫叛逆于朔北禮阻兵玄德爭盟當謂亂於荆南  
公規而舍是弗恤荒然有自取之志懼非海內企望之  
同昔成湯討桀猶云假時無失道之王伐紂曰殷有  
意二王者雖有聖德假時無失道之王伐紂曰殷有  
此主上非有惡于天假時無失道之王伐紂曰殷有  
之今也使君五世相承為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為比  
宜効忠節以報王室榮聞魏太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  
術不納策遂絕之也  
將渡江襲許未濟為許貢客所殺初策有是謀也眾皆  
曰策英雄傑能得人死力然輕而無備雖有百萬觀  
眾無異於匹夫之手策死弟權領其眾時吳割據江南  
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死弟權領其眾時吳割據江南  
果為許貢客所殺也策死弟權領其眾時吳割據江南  
屬曹公破袁紹兵威日盛乃下書責孫權求質張昭等  
會議不決權乃獨將周瑜詣其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  
初封於荆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  
立基於郢遂據荆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  
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  
山為銅煮海為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沉舟舉帆朝發  
夕到土風勁勇所向無前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子一

也大夫時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袁術得據其  
郡堅與術合縱欲襲奪劉表荆州堅為流矢所中死劉  
表據荆州也聞江南北賊盛謂荆越等曰吾欲不  
集其策焉出對道行百姓歸之如也附趨下何患不  
不表也苟仁無謀宗賊貪暴為下所患若示之以必  
附表術勇而誅其無道撫而用之樂存之必封負  
以眾來君士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八郡可傳檄而  
而等兵強無能孫堅死子榮領其部曲擊揚州刺史劉  
術也後果也孫堅死子榮領其部曲擊揚州刺史劉  
為也後果也孫堅死子榮領其部曲擊揚州刺史劉  
繇破之因據江都榮無道術將欲僭號與書諫曰昔董  
農天子播越宮廟焚毀是陵虐王發憤沛然俱起而  
河孫叛逆于朔北禮阻兵玄德爭盟當謂亂於荆南  
公規而舍是弗恤荒然有自取之志懼非海內企望之  
同昔成湯討桀猶云假時無失道之王伐紂曰殷有  
意二王者雖有聖德假時無失道之王伐紂曰殷有  
此主上非有惡于天假時無失道之王伐紂曰殷有  
之今也使君五世相承為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為比  
宜効忠節以報王室榮聞魏太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  
術不納策遂絕之也  
將渡江襲許未濟為許貢客所殺初策有是謀也眾皆  
曰策英雄傑能得人死力然輕而無備雖有百萬觀  
眾無異於匹夫之手策死弟權領其眾時吳割據江南  
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死弟權領其眾時吳割據江南  
果為許貢客所殺也策死弟權領其眾時吳割據江南  
屬曹公破袁紹兵威日盛乃下書責孫權求質張昭等  
會議不決權乃獨將周瑜詣其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  
初封於荆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  
立基於郢遂據荆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  
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  
山為銅煮海為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沉舟舉帆朝發  
夕到土風勁勇所向無前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子一

人不得不與曹氏曹氏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  
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與徐觀其變若曹氏率義  
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兵猶火也不戢  
必將自焚韜勇枕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權母曰公  
瑜議是也遂不送質策薨權年少初統事太妃憂之引  
不襲對曰江東地勢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  
人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乘眾襲等為瓜牙此地利  
憂和之時也萬無所後曹公入荊州劉琮舉眾降初劉  
魯肅進說曰夫荆楚與我隣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  
阻山陵有金城之國沃野萬里士人殷富若據而有之  
此帝王之資也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軍中用  
事者說劉備使撫養表眾共拒曹操肅未到琮已降也  
曹操得其水軍船步卒數十萬兵將士聞之皆恐孫權  
延見群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託名漢相

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距之事更不順  
且將軍大勢可以距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  
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以沿江兼有  
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  
眾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周瑜曰不然操雖  
託名漢相其實漢賊將軍以神武之雄才兼扶父兄之  
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精兵足用英豪樂業尚當橫  
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  
為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  
爭疆場又能與我決勝負於舟楫可也今北土既未安  
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捨鞍馬杖舟楫與吳



烈風猛船去如箭飛埃絕焰燒盡北船延燒岸上營落  
項雷鼓大進南郡與留曹仁等守江陵徑北  
後歸瑜又進南郡與留曹仁等守江陵徑北  
北歸瑜又進南郡與留曹仁等守江陵徑北  
還權遂虎視江表乃詣京見權曰今牧外有張魯寇腹  
心未與將軍連兵相事也地好與馬超結援瑜將軍據  
而并張魯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將軍據  
襄陽以賊探北方可圖也初周瑜薦魯肅才宜佐時權  
權許之會瑜卒不果也  
即引肅對飲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遺業  
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  
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  
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  
興猶曹操不可卒除將軍為計唯有鼎足江東以觀天  
下之豐規模如此亦自無嫌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

此高帝之業也及是平一江游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  
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孫權曰陸士衡稱  
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以躬  
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以納謀士之氣躡躅其能  
子明之疾分損滋味以育凌黃石公曰賢人之政降保  
志士咸得肆力而帝業固矣降之可以降體者  
以體聖人之政降心以心此觀之孫權鞭鞠躬降體者  
終披體以體降心以心此觀之孫權鞭鞠躬降體者  
也終披體以體降心以心此觀之孫權鞭鞠躬降體者  
善終令始不亦宜乎也黃武元年魏使大司馬曹仁步  
騎數萬向濡濡督朱桓破之  
攻羨溪桓分兵赴美決既發卒而仁奄至諸將業欲東取  
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戰勝而負在將業欲東取  
軍聞曹仁桓喻之曰凡兩軍交戰勝而負在將業欲東取  
者謂俱在仁桓喻之曰凡兩軍交戰勝而負在將業欲東取  
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又謂千里勇怯人馬疲困  
桓與諸將共據高城臨大江北背山步涉人馬疲困  
主制客此果遣子泰攻濡瀆城因遣諸將襲外中州弱  
誘致仁此果遣子泰攻濡瀆城因遣諸將襲外中州弱

者部曲妻其子所在泰等七年又使大司馬曹休騎十萬  
退桓遂與周鮪鮪欺之無功而返吳都陽太守周鮪  
至皖城迎周鮪鮪欺之無功而返吳都陽太守周鮪  
城知見欺當引軍還親自見衆盛邀於曹休也進計於  
元帥陸遜曰當引軍還親自見衆盛邀於曹休也進計於  
敗兵必走則彼道當由夾石桂車此兩道也皆阨險若  
萬若蒙天威得彼衆必盡而休可勝長驅進取壽春以  
有淮南以窺許洛此萬代一時不可失也權進先與陸  
以議遜以爲不可至權薨皓即位窮極淫侈割剝蒸人  
故計不施行也

崇信姦回賊虐諫輔晉世祖令杜預等伐吳滅之昔魏  
武侯浮西河顧謂吳起曰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  
起對曰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德之不修其國  
政不修湯放之由觀之在德不在險今孫皓在焉其  
之資有修之湯放之由觀之在德不在險今孫皓在焉其  
峻山帶其封域地固西幾萬里荷戰將百萬而一判其  
陸機云易曰湯在德之方幾萬里荷戰將百萬而一判其  
形然

言帝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  
言國人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  
之由人也恃險而興也  
其亡也恃險而興也  
朝周不能制非其德薄也  
之國之興亡亦資險云非唯在德而已矣  
中中元喪亂晉元帝復渡江王江南宋齊梁陳皆都焉  
紀事在霸此吳國形也

魏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弱守在諸侯當漢之季姦  
臣擅朝九有不澄四郊多壘雖復諸侯釋位以間王政  
然皆包藏禍心各圖非冀魏太祖略不世出靈武冠時  
值炎精幽昧之期逢風塵無妄之世嗔目張膽首建義  
旗時韓暹楊奉挾獻帝自河東還洛陽即位并州牧董

卓入朝因廢帝為弘農王而立獻帝以董卓為太師遷  
都長安司徒李傕與郭汜有隙郭汜乃天子出於其家  
殺王允後李傕與郭汜爭天子出於其家欲以楊  
奉謀殺洛陽郭汜叛天子遣郭汜討之天子乃得奉出  
天子還洛陽郭汜都安邑韓暹為征東將軍持政還洛  
陽洛陽宮室燒盡百官被殺也太祖議迎都許或以  
祖迎天子都許韓暹奉出奔也  
為山東未定不可苟或勸太祖曰昔晉文納周襄王而  
諸侯景從高祖東伐為義帝縞素天下歸心自天子播  
越將軍首唱義兵以山東擾亂未能遠離關右然猶分  
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外難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  
臣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  
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乘至  
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挾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

有逆節不能為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為害若不時定  
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太祖至洛陽奉天子都許維  
其弛紊紉其贅旒俾我漢家不失舊物矣於是運籌演  
謀鞭撻宇內北破袁紹南虜劉琮東舉公孫康西夷張  
魯議曰劉表諸傑雖中間自吞雖眾適所以揚雄所  
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志績未完中世而殞少機警有孟德  
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世才不能濟也竒也唯喬玄異  
馬謂曰天下將亂非命世才不能濟也竒也唯喬玄異  
在君乎太祖為東武陽郡太守治東武陽軍頓丘黑山  
毒為當還自武陽郡太守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諸  
以安為還臨自武陽郡太守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諸  
西能攻還臨自武陽郡太守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諸  
我安能攻還臨自武陽郡太守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諸  
還安能攻還臨自武陽郡太守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諸  
尚安能攻還臨自武陽郡太守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諸  
擒也熙祖曰吾之擊大破之初遼東太守孫康毒聞之棄  
走陽



不輕去其萬物也曰周以公其不聖手以天而下讓是天下日  
月不可違故終帝遷明是德以不聖手以天而下讓是天下日  
盡炎之上數神而人應雖有天命以儀符而昭哲受命既固氣  
光未足為喻乃眷下道於高衢有垂逆窮之數下孤人守之今  
志上誤皇穹所揚聖道忘聖人達無窮之數下孤人守之今  
翹首事君有非所獻可以替否之道於高衢有垂逆窮之數下  
等聞死請大史丞許芝曰奉易傳有龍見聖人固爭懿之義也  
黃龍以戊巳著日見又日月四日又曰易傳有龍見聖人固爭  
之符瑞最已明也又曰聖人固爭懿之義也  
精易姓之符代與厥應聖人固爭懿之義也  
過於八百姓無德者不與會以七年百載是以前周家為一  
年夏將四百無德者不與會以七年百載是以前周家為一  
之數始興昔武王伐殷歲在鶉野有姓之符瑞也夫得天  
歲者道始興昔武王伐殷歲在鶉野有姓之符瑞也夫得天  
祖入秦五星聚於東井有漢之分鶉野有姓之符瑞也夫得天  
有魏之分五星聚於東井有漢之分鶉野有姓之符瑞也夫得天  
舜之盛明野也而天之禪代應漢之分鶉野有姓之符瑞也夫得天  
國各有所屬天子受命諸侯以十封周文王受命野也謹以堯梁  
火至武王伐紂十三年歲星復在鶉野故春秋傳曰武  
王伐紂十三年歲星復在鶉野故春秋傳曰武  
在梁武王始受命為將討黃中野也昔光復十年大  
梁始拜大將軍受命復在梁武王始受命為將討黃中野也昔光復十年大  
年復在梁武王始受命復在梁武王始受命為將討黃中野也昔光復十年大  
舜以土德承堯之次陸下宜改正朔以土德承漢之文王受命相二應  
於堯舜之次陸下宜改正朔以土德承漢之文王受命相二應  
易服色正大號天下幸甚朔王室雖靖而二方未賓乃  
問賈誦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  
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  
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  
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  
實陸機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平也用兵  
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群臣無  
權備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昔舜舞干戚而

國各有所屬天子受命諸侯以十封周文王受命野也謹以堯梁  
火至武王伐紂十三年歲星復在鶉野故春秋傳曰武  
王伐紂十三年歲星復在鶉野故春秋傳曰武  
在梁武王始受命為將討黃中野也昔光復十年大  
梁始拜大將軍受命復在梁武王始受命為將討黃中野也昔光復十年大  
年復在梁武王始受命復在梁武王始受命為將討黃中野也昔光復十年大  
舜以土德承堯之次陸下宜改正朔以土德承漢之文王受命相二應  
於堯舜之次陸下宜改正朔以土德承漢之文王受命相二應  
易服色正大號天下幸甚朔王室雖靖而二方未賓乃  
問賈誦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  
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  
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  
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  
實陸機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平也用兵  
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群臣無  
權備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昔舜舞干戚而



有苗服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納後果無功  
三苗國今岳州是也蜀相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馬  
宣王距之詔宣王是也蜀相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馬  
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掠無所獲則必走矣王而追  
之以逸待勞全勝之道亮送婦人衣以怒宣王宣王將  
出戰辛毗杖節不許乃止宣王見亮使唯問寢食及事  
繁簡不及戎事使答曰答罰二十已上皆親覽馬啖食  
斃矣尋果卒也亮至甘露元年始以鄧艾為鎮西將軍  
距蜀將姜維維軍敗退守劍閣鍾會攻維不能尅艾上  
言曰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  
趣涪出劍閣西四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  
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  
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  
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

餘里鑿山通道山高谷深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  
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將諸葛瞻自涪  
還綿竹列陣待艾艾遣子忠等出戰大破之斬瞻進軍  
到維縣劉禪遂降後漢主用譙周策奉璽書於艾曰限  
干運犯冒漸蕪歷載每惟黃初中宣溫密之詔申三好  
之恩開示門戶大義炳然而不德闇劣貪竊遣緒俛仰  
之紀未率大教既震人鬼歸之報書曰王之網道也古  
次敢不革面順以從命艾大喜報命去就之圖自洛  
並起龍戰虎爭終歸真王此莫不由乎中土河出洛  
聖帝爰建漢魏受命而王者莫不由乎中土河出洛  
出書聖人則之亡公孫興洪業其不寔前代覆車之鑒  
隗囂憑隴而亡公孫興洪業其不寔前代覆車之鑒  
上明哲宰相忠賢將比隆黃軒功往代街命來征聖  
子歸嘉響果煩來使告子德音此非大人事乃天謙也  
舉觀此皆實為上賓命之豹變義存大易來謙也昔禮  
明智達何以前哲歸命之義乎後國策陽次命之非為  
樂公曰蓋統天載物以成寧為大光宅天下以時雍為

盛乃者漢氏失統六合震擾我太祖承運龍興弘濟  
極是用應天阻遠保據庸蜀幾將五紀朕永惟祖考思  
服綏輯四海爰整六師耀威梁益公恢崇德度應機  
變履信思順以左右無疆之休豈不遠歟往欽哉其  
服朕命克今鍾會十餘萬眾列初晉文王欲遣鍾會  
蜀邵第曰何人能辦凡敗軍之將不可此語勇亡國  
所慮當何存心膽已破故也若蜀已破遣人震恐不  
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祇  
自族耳會果與姜維反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也  
晉末譙縱復竊蜀宋劉裕使朱齡石伐蜀聲言從內水  
取成都敗衣羸老進水口譙縱果疑其內水上也內水  
涪江悉軍新城以待之乃配朱齡石等精銳逕從外水  
也議曰外水沱江也若直至成都而禽縱紀事具霸此  
減蜀形也魏嘉平中孫權死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大

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表征吳朝廷以三征計  
異詔訪尚書傅嘏嘏對曰昔夫差勝齊陵晉威行中國  
不能以免姑蘇之禍齊閔辟士兼國開地千里不足以  
救顛覆之敗有始者不必善終古事之明効也孫權自  
破蜀兼荊州之後志盈欲滿凶亢已極相國宣文王先  
識取亂侮亡之義深遠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託孤  
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  
外內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  
挺命於深江之外矣今議者或欲汎舟經濟橫行江表  
或欲倍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墔塲觀疊而動此  
三者皆取賊之常計然施之當機則功成若苟不應節

必貽後患自治兵已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喪  
元帥利存返守若羅舩津要堅城清野橫行之計其殆  
難捷也賊之為寇幾六十年君臣偽立吉凶同患若恪  
蠲其弊天奪之疾崩潰之應不可卒待也今賊設羅落  
又將重密間謀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投察未詳  
而舉大衆以臨巨嶮此為晞幸邀功先戰而後求勝非  
全軍之長策也唯有大佃最差完牢兵出民表寇鈔不  
犯坐食積穀不煩運士乘豐討襲無遠勞弊此軍之急  
務也夫屯壘相逼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  
而知有餘不足之虞情偽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  
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歛重財匱故敵逸能勞之飽能饑  
之此之謂也然後盛衆厲兵以振之叅惠倍賞以招之  
多方廣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間其不戒比及三年  
左提右挾虜必冰散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筭而得也昔  
漢氏歷世常患匈奴朝臣謀士早朝晏罷介冑之將則  
陳征伐播紳之徒咸言和親勇奮之士思展搏噬故樊  
噲願以十萬橫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  
萬獨舉楚人而果辱秦軍今諸將有陳越江陵嶮獨步  
虜庭即亦向時之類也以陛下聖德輔相賢智法明士  
練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御之虜之崩墮必然之  
數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  
若釋廟勝必然之理而行百一不全之略誠愚臣之所

慮也故謂大佃而逼之計最長時不從嘏言詔昶等征  
吳吳將諸葛恪距之大敗魏軍於關東魏後陵夷禪晉  
太祖即位王昶等敗朝議欲黜諸將景王曰我不聽  
泰討胡又敗景王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至世祖時即  
非立伯之責於是魏人悅穆思報之也至世祖時晉  
帝羊祜上平吳表曰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  
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  
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  
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勲成無為  
之化也故堯有丹水之伐舜有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  
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後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  
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議者常言吳

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統不  
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  
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敵者同力足以自固苟  
其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  
也蜀之地非不險也高山尋雲窺深谷肆無景東馬懸  
車然後能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  
無藩籬之限斬將奪旗伏屍數萬乘勝席卷徑至成都  
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  
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  
劍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越之  
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

時今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  
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  
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  
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  
隅之吳當天之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竒兵出  
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為國無有內地  
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  
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  
皆畏逼而至臣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勢之計一定  
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  
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

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地則長江非復所  
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  
吳人戰於其地有馮城之心如此軍不逾時剋可必矣  
帝深納焉乃令王濬等滅吳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矣吳時  
王皓有兼上國之心使陸抗為荊州牧晉使羊祜與吳  
人相持祜並不為若臨陣俘獲正將斬之祜曰後合  
間謀掩襲臣也為之垂涕親加殯其家若喪者必厚  
等死節而歸之吳將見者輒任其所適軍若喪者必厚  
為之祀而歸之吳將見者輒任其所適軍若喪者必厚  
為祖道吳將已死發喪祜皆自免境上戲為祜軍所欲  
其父謂衆二千來降祜自亮各保分界無求細益而  
恩德率衆二千來降祜自亮各保分界無求細益而  
彼專為暴子不戰而自服也陸抗求細益而  
稱曰羊叔子雖樂毅諸葛亮處在陸抗求細益而  
吳王皓曰叔子雖樂毅諸葛亮處在陸抗求細益而  
父遜昔垂沒陳言西陵國之蕃表虞當舉國境臣於  
之臣愚以諸侯王祜來朝密陳伐吳之計壹切王濬治  
場晉南征大將軍羊祜來朝密陳伐吳之計壹切王濬治

於蜀方舟千餘步皆為城郭樓櫓首畫  
懼江神容其二流以終不吳王曰晉必  
守吾兵建平其不流以下斷於江阻于  
鐵鎖加人之伏習刺者下施竹東將礙  
縛草為之患也流者施竹東將礙  
瀆策弗軍王濬也建康元年安東將  
龍驤將軍潛渡江上樂鄉岸屯巴山  
百乘其不意破公安時諸將咸謂百  
且春水方生難於持久宜待來冬更  
昔樂毅藉濟西刀戰以并強齊論兵  
數節後皆迎而解耳抗表論之威已  
動萬里齊起並悉益州之眾浮江而  
有戒備恐邊一戰不保日西自清上  
宜畜力待來戰勝未可或推其眾大  
不從也今濟逆戰象未逼王不擾其  
乘之遂破吳師皓乃濟戍卒八萬  
入于石頭皓面縛舉觀濬焚至晉惠  
禮也賜皓爵為歸命侯

子蒙塵播遷江表當時天下復分裂矣  
出入五代三百餘年隨文帝受圖始謀  
伐陳矣嘗問高頴取陳之策頴曰江北  
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  
彼收穫之際微微士馬聲言掩襲賊必  
屯兵堅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  
便解甲再三如此賊以為常後更集兵  
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  
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  
有儲積皆非地害密遣行人因風縱火  
待其脩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  
力俱盡上行其策陳人益弊後發兵以  
薛道衡為淮南道行臺尚書無掌文翰  
及王師臨江高頴召道衡夜坐幕下因  
問曰今師之舉克定江東以不君試言  
之道衡答曰凡

論大事成敗先須以至理斷之禹貢所載九州本是王者封域後漢之季群雄竟起孫權兄弟遂有吳楚之地晉武受命尋即吞并永嘉南遷重此分割自爾已來戰爭不息否終斯恭天道之恒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今數將滿矣以運數而言其必剋一也有德者昌無德者亡自古興滅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儉憂勞庶政叔寶峻宇雕牆酣酒荒色上下離心人神同憤其必剋二也為國之體在於任寄彼之公卿備員而已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尚書令江摠唯事詩酒本非經略之才蕭摩訶任蠻奴是其大將一夫之用耳其必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

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援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其必剋四也席卷之兆其在不疑頰忻然曰君言成敗理甚分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至此也遂進兵虜叔寶此滅吳形也議曰昔蜀遣宗預使吳預謂權曰蜀士雖云隣國東西道不可無蜀雖蜀小不可無吳孫盛曰夫帝王之保唯道與義道義既建雖小可大殷周是也苟杖詐力雖強必敗秦項是也況乎偏鄙之城恃山水之固而欲連橫萬里永相資賴哉昔九國建合縱之計而秦人卒并六合巽述營輔車之謀而光武終無隴蜀夫以九國之強隴漢之此莫能相救而生觀屠覆何者道德之基不周而離弱之由難一故也而云吳不可無蜀德之不可無吳豈不諛哉不由此觀之為國之本唯道義而已君若自隨開皇十年不修德舟中之人盡敵國也

庚戌歲滅陳至今開元四年丙辰歲凡一百二十六年天下一統論曰傳稱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又曰大都

偶國亂之本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母親夷狄良有以也何者賈生有言臣竊跡前事夫諸侯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因梁則又反黔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數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今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亦可知已欲諸侯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則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以此觀之令專

城者皆隄封千里有人民馬非特百里之資也官以才居屬非肺附非特母親之疏也吳據江湖蜀阻天險非特山海之利也跨州連郡形東壤制非特偶國之害也若遭萬世之變有七子之禍則不可諱有國者不可不察魏明帝問黃權曰今三國鼎峙何方為正對曰當以事由是觀之往年熒惑守心而文帝崩吳蜀二國主無魏正統矣



長短經卷第六



